成都唯一第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
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冊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靜餘
失契啟事
竊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溫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佃暨各種買田手續辦清由溫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憑據概行失掉除向溫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賣主另立另契約過契稅另行辦清買賣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裕豐堂黃靜餘各項紙約憑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生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仙茸到省
欲購從速
小什字泰三堂啟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晚者徒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續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
已經開幕
[illegible]街六十一號
地點寬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兩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中華郵政[illegible]為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一月九日（星期三）

成都新聞

第陸壹貳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笑齋雜記

曾國藩之名教論

曾國藩東征時，以大學士兩江總督治軍於安慶，開幕府，攬人材，一時稱盛。有所謂三聖七賢者，皆隱然以道學自命。池州進士楊長年。亦三七中之一也，曾著『不動心說』上曾，曾閱竟置案頭，時中江李鴻裔亦在幕中，李為曾門人，見楊說有：『置之二八佳人之側，鴻鑪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動』語。心識其自矜其詣力也，遂援筆批曰：『二八佳人側，鴻鑪大鼎旁，此心皆不動，只要見中堂。』至夜，曾叙憶楊說，命取至，見李批，即召李問曰：『爾知所謂名教乎』？李懼而不敢答，皇恐見於面，曾曰：『爾毋然，爾須知我所謂名教者，彼以此為名，我即以此為教，奚挾其隱也』！

香艷神幻

壁墻艷鬼（俗笑）

（續）一夕，朦朧之際，見蘭秋姍姍而前，再拜曰，知郎君垂注頗殷，非不相念，奈緣盡於此，所以復見者，欲求衾枕席之恩，下及枯骨耳，兒向者不慎，逢怒於父母，迫而殞其身，婢亦坐是致死，未謀葬地，遂瘞於此室，郎君臥榻之下，即兒與婢之幽宮也，郎向者無力改葬，故不敢言，今則貴人矣，幸爲別擇塊壤，更築新居，俾近七姑生眠之地，使魂魄得所依倚，小婢亦受及烏之愛也，銜環之報，其敢不申，因於袖中取一玉環，授生曰，此兒嬰年所弄，父母用以爲殉，今以贈郎，雖不足以報德，亦金盤鎖之意也，郎其毋辭，使兒抱歉九泉，（未完）

玉獅帶二三集
預約截止
侯出書登報通知
一〇七回　滕護獄斗賺沈秋官　龍統帶失機黃鶯渡
一〇八回　頑石點頭佛語警笨虎　翠英離險神課洩天機
一〇九回　焚廬草將軍報戰績　破朱燈蠻帥陳難詞

小報大事記

▲本報漢口七日電蔣因日內將赴宜昌坐鎮調度川默剿匪軍事已令行營人員從速籌宜佈置一切

▲又電中央軍蕭之楚上官雲於徐源泉蕭磨郎分水陸運輸入川何應欽因中央軍政浩繁入川之說一時倘難實

現演 添演

鴛鴦夢

第六齣 訓女　鄢沛撰

（生介）此計甚善。家院。準備車馬。到堯府迎接堯晏母子過府完婚。（是）吓。女兒。這吓爲父已就放心得下了。（旦介）爹爹。這吓。你兒也就放心得下了。（生介）說甚麼放心不放心爲父老了一世人生只有你這一點骨血。來來來。同爲父到園亭去閒散解解煩悶罷了。（尾殺）光陰似箭催人老。人貌年年大不同。（同介）人生在世如春夢。行樂莫負酒杯空。（未完）

小舞台

煙狀元審百案　第三幕　收狀

（一白）小子閻香下馬處。買紙爐的雷娃便是。可恨堂倌王大糞。倚勢淩人。持槍要豪。每盒紙烟。抽我銅元二百。賺者有限。我如何出他得起

今日偶走黃金館過。聞聽人言。煙王新委狀元。爲八殿巡撫。黃金窩大官之職。我不如去告他一狀。以消胸中怨氣則可。但我人微言輕。又不知道告狀規矩。這又如何是好。（過場）唱。有了。不如找個伙計。一路去告。（作賊介）有人告狀莫得。（內白）等倒。我要去（二唱）糞草遊胡豆顆顆香。嚮道街的花生糖。向日葵只賣百錢兩。娃娃家來買棒棒糖。王二嫂光愛賒點賬。李么姐又愛吃酥糖。

白麻糖。薄荷糖。老年人買點慢慢嘗。新津瓜子折本讓。鹽煮花生味道長。買糖呵買糖。鐵罐井的米花糖。做生意從不把人誆。雙刀牌硬是本城裝。買糖呵買糖。李老五愛吃的貫香糖。（白）紙瓜子花生糖。空花糖壹百錢節的哪空花糖。（未完）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四章　雙料省丈　(112)

不過他還有一椿難言之隱。就是公館裏邊有個林大娘。他們這一席酒。直喝到晚上九點鐘方始散場。觸景傷情隨地都能引起悲痛的大寶之外。各人都代了一點兒醉意。尤其是存心不良。懷着一肚皮慾望的錢督辦。這天晚上除了趙大回轉公館之外。趙大媽大寶娘兒倆不用說。自然就在錢公館中過宿。因爲錢督辦飲了過量的酒。這一夜盡在昏迷狀態中過度。所以相安無事。大寶依舊回復前幾天的奶媽生活。帶着孩子睡了。趙大媽也和大寶同住在一間臥室裏。一場了不得的人命大案。只因一個女子的努力。終於無形消滅了。

第五章　可憐的大寶

國民軍抵定南京後。現分三路出發。進取山東。我軍作速提防……這是錢督辦的駐寧代表。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四三）

第四回　雄心勃勃廣結義兄弟　熱血淋淋各顯好手段

廖五桂也勃然變色，耀青却厲聲道，姓藍的我，知道廖家場面上，下面下的什麼注，上面都能一一依注賠下，說到這裏眼光射到五桂臉上道，可是的嗎，五桂哼了聲道，是的，囉唣什麼，耀青喝聲好，驀地跳起一條腿，架在棹面上，捲起褲脚，伸手在小腿上，腌生生的拍了一吓，猛見寒光一閃，鮮血長流，血淋淋一片腿肉，放到了桌面上，耀青笑着道，兩寶嗎，我的注下在三寶上，

這一來早把主寶人驚呆，廖五桂的臉色，業已鐵青，瞪圓了雙目，厲聲道開，主寶人揭開寶盒，正是三寶碎彩，主寶的嚇得口定目呆，衆賭客相顧失色，藍耀青微微笑着，見廖五桂冷冷的道，姓藍的伺候着，說了這一句，也捲起褲脚，在快靴統中，掣出一口匕首，笑向衆人道，列位看看我的肉彩，可也不輸他吧，配給他也夠得上了，說到這裏，颼颼颼我連三刀，

太原煤窰　巨蟒

◉長約三丈餘

太原通訊，此間東門外窰頭一帶地處東山山麓，煤井林立，有一朱窰，年前因挖掘出火，窰頂坍塌，自是該窰即廢，無人敢再開掘，前日有煤商王小兒者，前往該窰口大便，詎意突由窰內竄出巨蟒，圓徑如大碗，長約三丈有餘，猛向王小兒身上連纏三匝，王當時被纏嗌斃命，事爲附近各窰夥聞悉，特選膽大壯健者六七人，特木棒圍窰口，以待此蟒復出，將其擊斃，該蟒果又探首外視，見人衆多，復又入內，終未能捉獲，衆夥無奈，乃以枯草填塞窰口，舉火焚之，蟒受火熏，一躍而出，當以尾就地橫掃，掃倒窰夥三人後，被衆夥用棒亂擊，該蟒當竄入附近另一窰內，此窰迄今亦無人敢入掘煤，該處衆窰夥云，刻仍在設法捉捕該蟒云，

婦女必讀

潑婆經

王潑婆口述　男洪順筆紀　（續）

治家寶書，絕夫宗祀，積罪無邊，身遭七出，遺臭萬年，吾選俚語，各記心間。

言言藥石，字字眞銓，書諸座右，服膺拳拳。

第五章　多言出章

婦言一節，演說在前，有今有古，比例於篇，蹤然多說，意味索然。若再重贅，體例傷嚴，但此七出，有此一端，關係至重，專不再言。吾今編此，奉勸悉頑，發揚斯義，大處勉旃，婦主中饋，無容外預。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去年的夏天，我在鄉間認識了一個高小學生，經過了一年的奮鬥，我替她把過去父母之所訂定的婚約解除，又送她到省讀書，直到今年八月中旬，才正式訂婚，與事被她的胞兄知道了，就用威迫利誘的方法恐赫她！她居然會寫一封悔約的信來。請問洪順哥，這種無情的女子應得怎樣對付她？（劍）

（答）我不贊成你要三心兩意的人爲妻，快些割斷罷。否則她將來即使嫁了你，也會聽了他人之話，再嫁別人的

成都長發和號
零售
專門磨豆豉
口蘑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瞽耶明 克瘡哥
爲眼科瘡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之良藥以救同胞之危矣故向福建老號接洽始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瞽耶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鄧交運到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謂言之不謬矣

送醫時間八鐘起十鐘止 貧苦不取分文
出醫時間下午一鐘起四鐘止 收費二元
夜間加倍 輿費在外
成都信記天佑堂陳
寓住址上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隱廬南貨商店
少城公園門口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滬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痣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
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藏藥房

智育影院
一月九日起演
道德寶鑑

大光明
[illegible] 停演

虐婢案
風流小生
本報所編劇本刻已出版每冊實售洋三角計分十幕幕次如左
第一幕 逞威
二 施利
三 棄屍
四 驚夢
五 破案
六 審訊
七 索命
八 遊殿
九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十七回 墨參贊兵困海幫子 徐元帥死衛天王宮

一刹那，唐軍已死傷數千，鮑奎龍王孟雄，更幾乎死在象蹄下，陣式大亂，徐犖張豹勒令不住，都被象隊逼入天王宮裏，所有左右翼人馬，也十折七八，顏子章等，皆僅以身免，刻口阿蘇佳可，復分爲十餘隊象營，將天王宮團團圍住，張豹顏子章看見賊軍帳營密佈，戈矛如林，俱皆大驚失色，徐犖也只有盼望援軍，別無計較，大家正在憂惶，撲通通數聲砲響，鄭鼎復親統了銅班虎，金虎力等殺來，將天王宮圍得水洩不通，並指名要叫徐犖出戰，原來哈利雄魏朝賢等，聞聽鵝頸峽失守，都各大驚，哈利雄恐天王宮有失，根本動搖，牽掣葫蘆島，忙請魏朝賢與黎彥虎鳳阿厄等，緊守島上險隘，自己同了金虎力金剛豹銅班虎等，來援鴛鴦島，兵將出動，鄭鼎軍令已至，命哈利雄會同黑刹阿骨滾，與蘇爾旦等，往奪鵝頸峽，若將鵝頸峽反攻到手，便移軍奪取荆門嶺，以斷唐軍歸路，縱令墨賽花等，逃得出虎口，也休想生還，銅斑虎等，便移兵海天峽，會攻天王宮，俾便活捉徐犖，以完大功，哈利雄方知，失掉鵝頸峽乃是鄭鼎用的移兵計，大家眞不高興，便依照鄭鼎計劃，分兵二路，一趨鵝頸峽，會同黑刹阿骨滾等，掃滅唐軍，一趨海天峽，往助鄭鼎，奪取天王宮，徐犖等死捍孤城，便是刻口阿蘇佳可二人，已難應付，更何况加以鄭鼎親來，更有銅班虎等猛將隨從呢，張豹等，聞得警報，俱都搖首長嘆，無法退軍，徐犖自悔孟浪，已至孤軍，陷此重圍，欲前不能，欲退不可，這天王宮內，又不能久守，只好重整士卒，親率了劉慶張應雷兩員大將，來衝宮後，鴛鴦島人馬，見唐軍殺出，吶一聲喊，各各捨命圍了上來，長槍短劍，重重包圍，徐犖奮起神威，兩條肘，恰似生龍活虎般，金光繚繞，寒風颼匕，人到處，將翻馬倒，肘來時，骨斷筋折，恰若雨打殘花，晃似風吹敗葉，張應雷劉慶二人，緊緊追隨，左右護衛，看看將要殺出重圍，驀地裏，左角邊大纛飄揚，一隊蠻軍，似風捲殘雲般，如飛殺來，爲首第一員大將，便是銅班虎，舉手中鐵磨盤，便向徐犖頭上罩來，徐犖急用鴛鴦肘往上一領，只聽噹啷啷一聲響，銅班虎叫聲利害，急收轉磨盤，徐犖右手肘，已似流星趕月般，向銅班虎腰間劈來，銅班虎正欲側身閃讓，斜刺裡飛來隻蟠龍[illegible]，已將神肘鎖住，蘇佳可刻口阿陡馬便來戰劉慶，劉慶不知他的利害，見刻口阿撲來，雙手掄刀，使了個獨劈華山架勢，兜頭便砍，刻口阿驟聲來得好，略用鴛鴦掌，往上虛攔，陡將掌梢，還開劉慶大刀，輕舒猿臂，便撩着劉慶腰間鸞帶，說時遲，那時快，早被刻口阿抓過馬來，望着地面一擲，喝教綁了，劉慶已被生擒，那面張應雷正陡馬來助，見狀大驚，將欲敗走，刻口阿鴛掌，已迎面飛來，這子母鴛鴦掌，重有三千餘斤，伸縮自如，得心應手，較之通天抓尤爲利害，張應雷那裏遮攔得開，早被鴛鴦掌抓下馬來，被鄭鼎軍士生擒活捉，徐犖力戰蘇佳可，已漸敵不支，此時陡見二將被陷，越爲慌亂，急虛晃一肘，撥馬便退，依舊敗回天王宮，另尋別謀，刻口阿猛見徐犖敗走，那裏能够容他，一擺手中鴛掌，直向徐犖撲來，徐犖已戰得力乏精盡，如何還能迎敵，虛晃一肘，由斜刺裏撞入亂軍中，亂轟轟的，直向後宮踹來，不防刻口阿策馬馳近，兩馬相距，不到丈餘，刻口阿大叫一聲，徐犖孺子休走，看爺的神掌來也，徐犖聽得鸞鈴聲響，已猛吃一驚，回頭見鴛掌飛來，不由暗叫聲阿呀，急舉肘來迎，已遮攔不及，只有瞑目待死，束手就擒，不料刻口阿鴛掌，突地收了回去，徐犖心裏好生納悶，不敢遲延，乘此機會，急殺到宮後，張豹忙啓關放入，徐犖喘息了半嚮，換去身上血袍，問起情由，方知顏子章在宮牆上，瞭見徐犖被困，方用顏子厚桃弓柳箭，救了徐犖性命，徐犖想起若有顏子厚在時，也得一膀之助，大家不由齊聲太息，都束手無策，不說萬難衝出重圍，反而陷了兩員大將，張豹顏子章等，只得勸住徐犖，暫守天王宮，以待墨參贊與鵝頸峽兩處軍馬，前來應援，徐犖也只好耐着性兒，朝朝暮暮，盼望救兵不提，再言鵝頸峽守將，蒲鸞英林登等，自領了墨賽花旨意，即便登隘固守，各處堡壘，俱配置重軍，那知墨賽花將才走了一日，黑刹阿骨滾，即便來到，林登蒲鸞英齊佩服墨賽花神算，果然賊軍，便乘虛抄來，鄧凱蔡飛龍，恐鵝頸峽有失，賊軍截斷我師連絡，復親率水師，協同蒲林二人助守，黑刹阿骨滾攻了一日，反折了好些人馬，第二日，哈利雄却奉命由水路殺來，大軍雲集峽口，指名要墨賽花徐犖出馬，激得林登怒起，喝命軍士，提扇如飛奔來，蒲鸞英阻攔不及，也只得綰弓上馬，來助林登，黑刹阿骨滾見林登殺出，急擺手中判官筆，當先陡馬架來，林登知他力大，不敢遮攔，只用扇往上虛架，使出渾身解數來，乘虛襲擊，

大明二十七俠

二一四

第六十二回 觀究竟俠士試霜鋒 淫主婦西席飲白刃

二人素來仔細，恐誤中他屋中的機關，因此止步不追，公孫策走到方桌邊，伸手將桌上供着的神像，取在手中，說咱們回店，二人一扭身，已上了牆頭，跳到後院，插了寶劍，走到前面，回轉房中，在燈下將那神像一看，只見約有一尺許長，乃是沉香木刻的，雕得非常精細，上面[illegible]着幾個螞蟻般的正楷小字，乃是白蓮大士聖像，二人觀畢，不知所以，遂將那聖像丟在床上，預備動身時，再將他打在包裹內，將來好請教別人，二人回身出去，到天井內小解，預備回房安眠，料定那妖人，不敢來尋事，即來也得到明天，二人方在天井內陰溝口上撒尿，猛可裏聽得一聲救命，由右手順風吹來，二人聞聲一驚，趕着解罷溲，將褲子塞好，縱上屋去，又聽得一聲救命，那聲音似乎很近，二人順着聲音，尋去，越過兩三家人家，已到了呼救的所在，二人在屋上一瞧，只見下面燈光閃爍，由窗戶內映將出來，二人望了望，四面見無人來，輕輕躍下，走到那窗格外面，向內一瞄，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由引得無明火高三千丈，抽出腰間劍，抬腿喀嚓的一聲，將窗格踢開，二人踴身入內，正是

淫徒强求樂片刻　俠士憤揮劍誅邪

畢竟二人所見何事，因何大怒，請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鈎魂使智賺活閻羅 馬青鋒力却方小弟

話說二人在窗格內一張，只見裡面乃是間臥房，陳設着牀帳櫥椅，雖不華麗，却也應有盡有，牀上面有兩個人，一男一女，都是少艾年青，男上女下，男的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那女子躺在下面，被男子扯開了小衣，强逼着要幹那天地交泰之事，女子在下面，半推半就，假意撑拒，口中喚着救命，那男子道，好人，你便讓我幹這麼一次罷，反正是大家樂的，不見得是我一人快活，沒的叫別人聽見了，大家難爲情，况且你縱喊破了喉嚨，人家也不能來救你，好人，你既這會兒不肯，白天裏又撩得人慾火難熬的幹嗎呢，說着竟强制執行的顛狂起來，二人在外面看見這種形容，禁不住心頭火起，踢開窗戶，抽劍入內，喝聲狗男女，幹得好事，那男子嚇了一跳，趕着爬下牀來，向房門口便跑，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〇九

第十六回 活用金錢臟肉出口 實行隔離南瓜搬家

但是他是外國人，你要防倒啲，這幾天外國人在吃人的精血，已經鬧得全市皆知，你遇的又是外國人，該不得想你甚麼方子呀，老南瓜聞言，不由一驚，想着王洪順也不是吃人精血的人物，當即搭訕幾句，素麵早已去了，老南瓜也就回家安宿不題，老南瓜正在梳洗之際，忽見王洪順走了進來，手裡拿着一把長尖刀，惡很很的道，你以爲我是與你試驗愛情嗎，我是來取你精血吃的，你看我是外國人呀，說畢口一張，是有尺多長，老南瓜不禁嚇得牙齒打抖，連忙說道，王博士我莫有得罪你呀，請你不要吃我的精血，王洪順怒道，你叫我舐牙齒，至今臭味未泯，這恨怎能消去，我非取你的精血不可，說着一擺長尖刀，邁步上前，手舉刀落，只聽晉此一聲，老南瓜大驚叫道，我不想你的錢了嘛，就是汪三薪他喊我振你的，一叫驚醒，乃是南柯一夢，見紅日已上紗窗，張媽端水進來道，太太做夢，做到檢銀子嗎，一人自言自語的，眞是嚇人，老南瓜聞言，回想夢境，突自不語，起身梳洗已畢，將鼻子安好，敷了白粉胭脂，一人抱住水煙袋，無精打采的，只在屋內打轉，想着王洪順拿刀的情形，不由心內打戰，正在徘徊之際，忽聽張媽一聲報道，有位姓傅的，來會五姐，老南瓜大驚道，怎麼一個人物，是生客或熟客，張媽道，像子又有點像外國人，他說因王洪順的事件而來，老南瓜大驚道，又是一個外國人，你說我莫有在家罷了，

◆ ◆ ◆